避暑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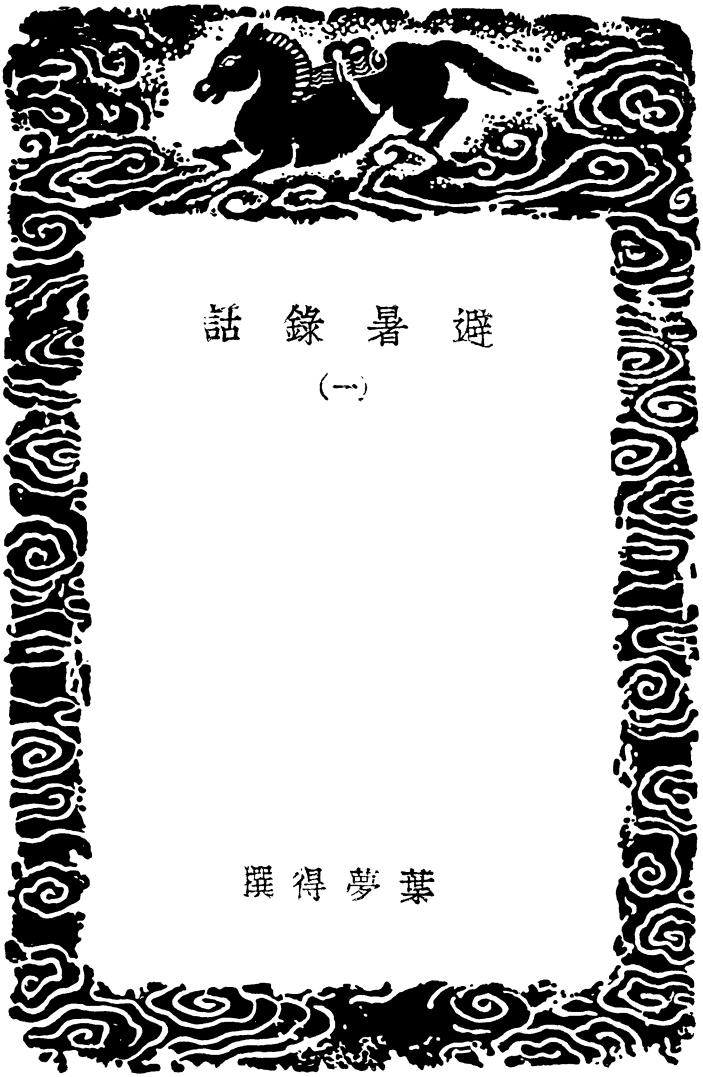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避暑錄話

(一)

葉夢得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津逮秘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本曼滅津逮本毛晉跋云得宋本四庫提要亦云據毛刻入錄故據津逮本排印並附學津所載提要於後

避暑錄話卷上

宋　葉夢得　撰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謫，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蔕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

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于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卽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況有此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

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糵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榠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于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痹乃起。兩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荆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頹惰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

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近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百計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痹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荆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踰二紀。洊罹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蕃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蕃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蕃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荆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于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磴羃翠亭等。渺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天

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悲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于五臟。而吾儒一于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珏。年百歲餘。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于素問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于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于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

傷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于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寖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眞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于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于二氏蓋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潁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蘇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公乃使在邱壠

之側。老君無乃卻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門聞歌唄鍾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于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弟。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眞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于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旁有一院。扃鑰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于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仝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仝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縑。卽以贈之。作五詩使仝寄賀。子由亦同作。仝去訖不

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鮪鰡。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揚子雲言。谷口鄭子眞。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以爲賢。吾謂子眞非眞隱遁者也。使眞。方且遯名未暇。尙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荷蓧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相與聞而載其

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爲此不可得。能爲黃叔度。其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波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于子眞。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蓧之徒可也。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于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況寃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于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于無所有之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本不出筆。蓋出于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緻。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于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不盡留意于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剩員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于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無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

慶歷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于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卽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宣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蠙贖寺碑。蓋嘗廢于會昌中。蠙以己俸贖之。蠙自言太和中嘗于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卽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蠙當時藩鎮。名迹合見于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蠙奏狀。後

具勑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勑云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勑。故牒。與今尚書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書省。皆不自行也。勑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綯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銜。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尚書韋。旁書使。亦當爲又見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悞。嘗爲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于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于世間醫書。自言得之于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

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于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于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還魂。云爲黿訴于陰府。力自辨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眞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黿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敢于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于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

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爲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爲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爲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別。內篇始于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篇盡矣。列子不別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比。言非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寧以來。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學者羣起而攻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遙遊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物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適。則無往而不逍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充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法耳。何足爲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爲雲也。雲之爲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在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爲用。則天與人、莫之有間矣。吾爲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獨有見于此。爲丹徒尉。甘露仲宣師授法于圓照本。久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

解。吾常爲言之。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爲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舜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于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爲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于朝。何傷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爲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蓋不以爲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爲乎。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于一鄉。患無人主其

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囊常試有驗者。審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鄰里乎。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事爾。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邊蠻夷。多瘴癘。宣公多疾。蓋將以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己爲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有至于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眞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以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蝨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況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于中而見于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于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眞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鬻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況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

異素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卽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產婦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卽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摅去滓。刦其齒灌之。有頃卽蘇。至暮。此僕復爲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媿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章子厚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達道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紹聖間爲相。亦使爲館職。然終無聞焉。文正之待士。與子厚之暴雖

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

宣和間。道術既行。四方矯僞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爲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最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嘗爲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獪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于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相與往來。自始至卽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爲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瘖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于盛時遽自引退。魯公有妾爲尼。嘗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懼。嘗密語所親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今日見王洋舍人云。漢書高帝紀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于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于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

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于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爲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咨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辭不至。而爲書上之。乃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時魏公已爲相。復移書魏公。訴貧且老。不能從州縣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且言天下官豈以某故冗耶。歐文忠亦爲言。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同姚闢編修太常因革禮云。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棄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贊。或請以一半寄周贊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贊壓我兒耶。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御名、郭襲微、司馬子微、釋懷一、爲方外十友。正固、襲微、名迹不甚顯。審言之問輩、皆一時文士傑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則

多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賦詩論文。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于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蔑蔑。獨餘慶官太子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憂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竄迹深山窮谷之間。不復與當世士相接。士亦莫肯從吾游。獨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幾餘慶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輩與門生時時相過。文采議論。燦然可觀。求子微、懷一。蓋沅江九肋也。餘慶有子璪。爲中書令蕭嵩所知。嵩罷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短。璪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而況無有乎。蓋璪猶有餘慶風烈。吾諸兒雖碌碌。亦若修謹厚重者。尙能推吾志爲陸璪否耶。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卽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志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積其齋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卽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蔡州。後聞虜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悵然懷之。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免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于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尙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眞不屈于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

高僧傳略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冲。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爲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勝不凡。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猶以老莊爲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賢于王氏諸人遠矣。卽支遁求買沃州報之。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蓋遁猶輸此一著。想見其人物也。

陸機以齊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于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于君遠近。機

曰。如君于盧毓、盧班。既起。陸雲曰。殊邦遐遠。客主未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祖父名播四海。豈不知耶。晉史以爲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意機優乎。雲優乎。度晉史意。不書于雲傳而書于機傳。蓋謂機優也。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爲不孝。而亦從而斥之。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尙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愛士不競。眞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潁欲殺雲。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赦其子驤而復擊倫事、勸潁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力。哀哉。人惟不爭于勝負強弱。而後不役于恩怨愛憎。雲累于機。爲可痛也。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獨得于昭如是耶。至勸進之文。眞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爲羣蝨之處褌中。吾謂籍附昭。乃褌中之蝨。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邱儉等一得志。籍尙有噍類哉。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暴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于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

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卽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絕無稽考。高祖雖敗。其肯伏叢薄耶。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遺余。疑卽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頤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虜犯維揚。余從大駕渡江。夜相失。從吏皆亡去。與劉希范徒步間道至常州南。遇潰兵欲爲刼。遮余二人不得去。適有小校馳馬自旁過。則余錢塘舊麾下也。亟下拜。餘卒乃其所隸。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長興。是日微小校幾不免。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記希聲舊廬時。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與汝曹從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聲自著君陽山記一卷。敘其景物亭館。略有二十餘處。如輞川卽爲兵火所焚毀矣。後爲相。旣罷。迫鳳翔李茂貞兵。避難死道上。蓋不能終有其居也。希聲材本無他長。隱操亦無可錄。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喪其身。與朱朴、陸魯望同召。其志趣略與朱朴相類。尙不如魯望。能辭行卽老甫里也。方閑居時。內供奉僧譽光。以善書得幸。

嘗從希聲授筆法。祈使援已。乃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湃澼人。嘗光卽以名達貴倖。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觀其傾倒于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盧攜、崔緇郎輩、不能致天下賢者故爾。然所獲乃如希聲。能無愧其君乎。嘗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辭甚略。後世猶得借其山以爲重也。

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值風雲會。扶顚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史載鎬風儀偉岸。廊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尙可想見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昕爲起居舍人。薦鎬以褐衣召見。拜左拾遺。來瑱爲贊善大夫。鎬薦材堪將帥。唐書鎬瑱傳皆不載。而鎬傳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二書言鎬得官略同。若天寶末果已用于國忠。則至德初安得更爲昕薦耶。國忠爲相在天寶十三載。去亂先一年。正淫湎極惡之際。豈知以天下士爲重。亦非子美所謂徵起適值風雲會者也。至瑱傳乃云始用張鎬薦爲潁川太守。以母憂去。祿山反。再用張垍薦奪喪復爲潁川。今紀書瑱自贊善大夫爲潁川太守。在天寶十四載。卽至德元年祿山反後。與人物志合。是鎬方起家。何能及瑱。而張垍兄弟自京師陷卽從祿山。未嘗見明皇。亦何爲復薦瑱。史于瑱事繆誤如此。則鎬之失無足怪。昕亦可謂知人矣。昕本篤厚長者。造次不失臣節。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爲國得將相如昕。

亂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爲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媿之深矣。然安祿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當世爲念。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語是耶。余老矣。自度無補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爲延祖之言。今從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義。雖一日九遷。不特爲士者恥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蘇州白樂天手植檜。在州宅後池口光亭前。余政和初嘗見之。已槁瘁。高不滿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眞僞未知也。後爲朱冲取獻。聞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檜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華亭悟空禪師塔前檜亦唐物。詔冲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卽華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卽行。一日張帆風猛。檜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長興大雄寺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裂爲四。枝蔭半庭。質如金石。相傳以爲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獻。會聞悟空檜沉海乃已。賢者因物幸託以不朽。然此三檜。一槁死于道。一沉于海。一僅以免。蓋欲爲道旁橛株。不可得也。

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爲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

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燕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塞授之嘗語予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爲之。踰旬獻數曲。卽今黃河淸之類。而聲終不諧。末音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尙書少庭。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勑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非獨爲曲江而設也。所謂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懼林甫之讒。故因致意爾。不然。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猶獻賦云云。乃是故戀不忍去。託祈哀以幸苟容。尙何足爲曲江哉。此正君子大節進退。而一言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旣召試。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試策而試論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爲不妄也。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海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爽梳櫛坐于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因自謂有得于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險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于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聞。久而後知也。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前輩論賈島送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苟出其情。終與摹寫倣傚牽率而成者異也。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爲閑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歷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聞難間關。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飢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杜祐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

斯道蓋譏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爲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體。蜀公性眞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已也。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疊石溪而樂之。復買地于旁。以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旣家于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顧戀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爲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豈不快耶。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已。其後爲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則所謂北門也。學士僅有直舍。分于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爲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爲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于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爲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爲承旨。太上皇眷愛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爲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同時流輩殆盡。爲之慨然也。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爲學士時事。幸藏其藁以爲退居談笑之資。略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檐之冬日。睡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爲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請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亦獲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風冬日。

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興念。不能盡終前日之志爲可恨。每念爲學士者不爲不多。未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藤杖二爲贈。自言親取于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往自許昌歸。得天壇藤杖數十。外圓。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四十三。足力尙強。聊以爲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不及用。悉爲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輒一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也。門生邵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杖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者。非峭勁敵風霜。不能爾也。此卽贊寧筍譜本出錢塘靈隱山。今不知有否。當求其種植之以爲後計。晉人謂許遠遊健于登陟。不特有勝情。亦有濟勝之具。今吾所以濟勝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遠遊。當不免一笑。使孔光見之。可免爲靈壽之辱也。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尙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許公客尙衆也。余嘗于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爲西帥時與許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卽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既以碑獻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謂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爭而止。蘇明允修因革禮。見此禮實嘗行。公亦自知

其誤。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所以不輕許人也。范公忠義。欲以身任社稷。當西方謀帥時。不受命則已。苟任其責。將相豈可不同心。歡然釋憾。乃是美事。亦何傷乎。然余觀文正奏議。每訴有言。多爲中沮。不得行。未幾。例改授觀察使。韓魏公等皆受。而公獨辭甚力。至欲自械繫以聽命。蓋疑以俸厚啗之。其後卒以擅答元昊書罷帥奪官。則許公不爲無意也。文忠蓋錄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兩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損益之。解後世之疑。豈碑作于仁宗之末。猶有諱而不可盡言者。是以難之耶。

子瞻山光寺詩野花鳴鳥亦欣然之句。其辨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諱在南京。而詩作于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旣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尙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辨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耶。然此言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于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卽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賵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

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于應待。有違言。忿起折其井亭共燒以御寒。守衙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折。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折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無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氣。每作輒不能臥。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饒。一日秋晚游鵝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篋中適不以藥行。喘懣頃刻不度。起吹燈據案。偶見一易册。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多愈于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申

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于是相與裒次排比預蓄以待。間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雖力屏俗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無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殆是良藥也。

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爲道觀。唐李陽冰爲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于縣南之靈峯院。束裝欲往遊。聞潰兵入境。遽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攙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卻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筍。擁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燃松明

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爲一談。望梅尙可止渴。聞此當洒然也。

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慶歷後稍修取士法。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而限以間歲取士。舊進士工于詩賦有聲場屋者。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解者試皆爲第一。謂之三元。王簽書巖叟。記問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復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爲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爲。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寘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荊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朴。得四人者二榜。蘇參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寇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荊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後焦蹈

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于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也。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于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旦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以誥投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縝猶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褒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具所授官。文縝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既唱名。果爲魁。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縝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本朝官稱初無所依據。但一時造端者自爲。後遂因之不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而資政稱大資。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從資政學士稱大宣。是時方重道術。騶唱聲于路。聽者訛爲大仙。人以爲笑。遂改爲大學士。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名。又何以別耶。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直閣同爲稱。末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爲發運使。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稱龍學。于是例以爲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徽猷閣直學士欲效之。

而難于稱謨學猷學。乃易爲閣學。閣學士有三。亦何以別耶。然階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獨一字。舉世稱中大。不以爲非。則大學、閣學。亦何足怪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以爲言。遂改爲明堂。議者以爲得禮。有國信不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竇儼始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于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按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尙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趙淸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橫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旣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

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旣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于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晚略取肉及鮮脯于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卽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頹面。趨佛室。暮冬尙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尙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進佛事。愧之爾。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旣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間。夫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不使潔淸。孟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故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獨爲喻者設也。佛氏言衆香國。而養生煉形亦必以香爲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蕭以供祭祀。達神明而通幽隱。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嶺表還。爲余言神仙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之。佐以此行。幸能辦。意自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峯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煙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峯頂上。語雖近奇。然理或有是。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爲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爲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爲仰、法眼、

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教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有分量。必稟之天。譬之著棊。極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于不可進。雖一著。終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論以記問爲主。然前輩獨張安道、吳參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卽忘之。蓋初但熟記耳。吳正肅公登科。爲蘇州簽判。至失心幾年。醫餌以一醉膏乃差。暮年復作。遂不可治。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憲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眞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旣警絕。乃復命試以詩賦。元憲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卽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爲價。終一經價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復。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于中也。

鎮江招隱寺戴顒宅。平江虎邱靈巖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旁。無巖洞。有泉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複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邱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邱。平江比數經亂兵殘破。獨虎邱幸在。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籠中。因爲初至爲入瀧。既盡爲出瀧。瀧、本音閭江反。蓽湍貌。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郭文居天柱峯。在餘杭縣界。今爲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江數州之間。其四皆吾熟遊。而洞霄宮距吾山無三百里。吾領宮事二十年。獨未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耶。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篤厚君子。少以賦知名而喜爲詩。好用俗語。嘗有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囊。且免淋漓似水雞。久在選調。家素貧。晚始改官。既敍年。得五品服。作詩寄所厚云。白快近來逢素髮。赤窮今日得朱衣。人或以爲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詩多佳語。不皆如是也。

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嘗見于詩。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

氣。省費以養財。今予所居。常過我者許幹譽。此外卽鄰之三朱。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境上特肯遠來者。至累月無一二。然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數爲予誦魯直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數聯。猶記其一云。人得遨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從來各異。不能盡出于禮。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禮與俗。二者不偏廢。要不遠人情而已。韓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書。參合損益爲祭儀一卷。最爲得中。識者多用之。近見翟公巽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也。問其大約。謂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每過人也。

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于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奇逸通脫。眞驥子墮地也。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與今詩格絕不類。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越。元祐間。清老攜以見魯直。欲毀去。清老不肯。乃跋而歸之。黃元明云。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故復名敝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傳于

世者尙幾千篇也。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于黃老。孔明出于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卽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圖終而不圖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于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呑操。寧遠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所見各得于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于蕩。爲申韓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張子房不盡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韓彭以爲用。而終覆滅之。子房蓋與謀矣。其可復以身爲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間。則不肯深與。乃託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辦。其間曲折。子房實教之也。然而與人謀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皆謝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爲之。若孔明則不然。劉備初未必有意復漢。蓋自孔明發之。方委己以聽。而內則費禕、蔣琬。外則張飛、關羽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爭。則何憚而不爲。適操與權在前。是以姑屈于一隅。顧二人皆已老。苟逡巡經營以及丕登之世。猶反掌爾。不幸備先死。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使初視二人如高帝之于項籍。則據中原而令四方。何劉璋之足窺乎。暮年數出關陝。豈其本意。知無可奈何。不得不爲此

以保朝夕。蓋爲黃老則近道。爲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歟。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爲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温公與荆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温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荆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于晦叔則忘其嫌隙。于温公則忘其議論。于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眞見三公之爲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以釋誨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攄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于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

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恩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垍。尚以恩爲怨。況牛僧孺李宗閔輩。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己謀資杜如晦之斷爲難。不知彼既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衞王魏固優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豈特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便鬱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天固以是開眞主之運歟。自是及本朝。碩大俊傑之人。繼起相望。豈相距五六十年間。前四世獨無有。而今有之。其所以爲天下者異也。禪代之際。尤人臣所難處。非其有聖智。未必能善後。而范魯公質、從容復相藝祖者三年。晏然無纖毫之隙。前輩名公。皆心服其人。則雖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謙慎隱晦。行事不盡見于後世。只如羣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軍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面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爲故事。此非特自謹嫌疑。嚴君臣之分。將以革千載之失也。

天地英靈之氣。鍾爲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爲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譬

人之元氣皆有所稟養之善則爲壽考康寧不善則爲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爲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賢材亂世多姦雄均一氣爾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齷齪庸流泯然以爲死生者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宜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尙何足怪哉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蔡魯公嘗同執政奏事及燕樂將退上皇曰亦聞朱維吹笛乎皆曰不聞乃喻旨召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聲魯公與執政會尙書省大廳遣人呼維甚急維不知所以既至命坐于執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語維再三辭鄭樞密達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當違制維不得已以朝服勉爲一曲教坊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爲典樂維爲京西提刑爲予言之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于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

而好事者遂傳彬眞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鶡雞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耶。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于顯華嚴。知其得于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温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温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温公曰。吾豈爲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及復以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温公不知禪。可乎。

唐人言多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多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闒冗。臨事多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多烘爲何等語。于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多烘公。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失酒

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拜尙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愀然不樂。命小史封置篋曰。吾豈眞有優于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婦人疾莫大于產蓐。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驗。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日。瘈瘲載眼。弓背反張。任以爲瘧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初間。余妻纔分免。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爲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勑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豆于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與一善念。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于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于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于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日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于上帝同。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趕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于海神而得之。率以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猶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

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臥池上。河漢當空。梧竹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詠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酴醾新酒相餉者。乃蹙起取連三杯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歷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于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歷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盧懷愼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爲宰相。俸廩非不足。不以富貴寵祿爲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爲少引于內。必不至風雨侵坐。懷愼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爲姦僞。此

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爲矯飾。自謂懷愼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爲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通人情。蓋有所諷。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祕術。可延年而後無害。道方、拱州良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于胸。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項頷與胸背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蓋積于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聞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法。必求之服。唯恐盡。去歲方發胸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爲戒矣。

杜子美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當意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周顒奉佛。有隱操。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則此意當在顒也。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自言得其至。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兒率從悅。與其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略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犇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尚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于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峯。其行解堅高。略與南等。從悅。既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悅爲文悅以別之。

世傳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無有。蓋託爲之者。迥字子高。蘇子瞻與迥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余澹淸老云。王荆公嘗和子瞻歌。爲其兄紫芝誦之。紫芝請書于紙。荆公曰。此戲耳。不可以訓。故不傳。猶記其首語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余在許昌。與韓宗武會。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是時年八十餘。余質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五字古風。淸婉可愛。如玉臺新詠。宗武見余愛。乃笑曰。荆公嘗亦甚稱。云非近人。當是齊梁間鬼。遂略道本末。云見之幾二年。無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丸半年餘。一日忽不見。未知爲藥之驗否也。